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鉅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顥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鉅三

一

爲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客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淛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

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歛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

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

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瀆不得如

何是這圈瀆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
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
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獮猴外有

經三

二

獮猴從東邊喚^{經三}獮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

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獮猴時

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

山手曰徃徃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

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

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

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

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
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

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獄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

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

經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免馬非龍象大用堂

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

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

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糲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恩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

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壁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此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壁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蓦頭打他不

回頭老拳劈面搥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

第三

福州達禪牀一帋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

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

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
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
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

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
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
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
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
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
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鉢三

五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

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
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舡三
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
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
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
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
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原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偏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顙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

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堅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佔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

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

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謀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

漏筈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

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

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

多卽一毗盧頂上明日也無一也無多現

成公案沒請謠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

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

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

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

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裏影戲不唯瞞你又

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

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峯頂無出身

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

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

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下座

臨安府顥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葦白蓼

鉢三

七

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

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

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

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

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
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惡麼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
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

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
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
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

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趯趯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畱不住又吹漁笛泊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羅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畱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

謁飯將晚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

笑寥寥空萬古風颯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
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

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第三九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

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慤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是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嘆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喚家之門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

通謁晏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鐘陵謁圓通是禪

三
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晏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晏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是曰有甚不脫灑處
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是乃揮扇兩下公

曰親切親切是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

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

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

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去公

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

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嘵通曰又道了

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廬次公問諸家因
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
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
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若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

卷三

土

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
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
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
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
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
曰嘵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
便恁麼去鑄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昭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
已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
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
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
跨海鯨由基方燃鐵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
前師揭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
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徹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

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
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
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
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
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
吐露看如無擣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

般春聯燈作鳥同範語

雲巖遊禪師法嗣

十二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
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
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
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
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
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
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
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
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
告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
無柄乾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
家廝罵牛曰巋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
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

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祇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囁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謙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貴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半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舜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

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
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
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邇來擲得雷天大壯
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鞶露柱露柱

卷三

十一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蟲
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磬
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
夜衰鬢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
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

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
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搥一搣就中全生全殺
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

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
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
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
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
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卷三

十一

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太白石
丁丁東東西園菜蠻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
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
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
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_{自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

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剝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枕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鄉林居士向公子諱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訛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閹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

卷三
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

之意別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造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慤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貴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鴻嘎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僧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遜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閑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擋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曰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遠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

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歧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

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歧遂陞座時有

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

鉢三

十九

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

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

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

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

腳驢子莫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

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歧

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

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

裏似水底接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

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

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

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

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峯

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

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

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研生柴帶葉燒

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画壁意旨如何師

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演長空風生大

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

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苦也

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

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

施大眾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

硬似鐵癩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

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歧一要千聖同
妙布施大眾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
堂楊歧一句急著眼觀長連牀上拈匙把筋
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
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

鉢三

手

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

病出金餅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
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
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來氣力
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疎滿
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呼良久曰翻憶
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
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
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

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
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
下惟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
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

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
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
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清淨拍禪牀曰三
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鰐尾僧問
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

鉢三

手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
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
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
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
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

捏怪師曰兔子喫牛你第二座近前打一圓
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
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
興教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
櫛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撻

眉曰蒼天蒼天室中間僧栗棘蓬你作麼生
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
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
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耶是師
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
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
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
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
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
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

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
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
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
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
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

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
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
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
麼河裏失錢河裏攏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
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

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
第三 楊歧和麁糴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
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
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

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
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歧歧一日忽
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聞
伊過橋遭擗有省作偈甚苟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
不寐黎明諮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
毆讎者麼曰見歧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
曰意旨如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
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
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
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
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免
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
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
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
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
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登卒著手腳不辨幸
望大眾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
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
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
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眾眼在
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

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
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研生柴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
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

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
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
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
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
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
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真佛內裏坐
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剝骨頭八萬四千毛孔
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
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舍生根機一
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
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
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
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
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
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
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
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
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
眼若祗悟得乾蘿葛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

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歧先
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
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
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
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
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
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他人生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
人難共聚大都繙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
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
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
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
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
泥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
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
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
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
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
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
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
句得商量大眾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
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
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
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

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蟄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畱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坐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

第三

庚

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

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向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

見本爺娘作麼生是本爺娘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

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誘第三如來正法輪大眾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音釋

歛 色 洽 切 音 謗 衣 海 切 哀 上 犹 切
人 面 叫 故 也 聲 美 著 也 生 若 黃 切
能 言 告 託 协 切 音 矮 鵠 楷 切 噩 音
羅 江 名 帖 靜 也 上 聲 短 也 泊 莫 狹 切
在 長 沙 桐 虛 吕 切 音 喜 魏 閔 美 頽 也 音 見 泊
高 削 山 蟻 胡 光 切 音 蟻 僕 那 聰 也 切 音
峻 茄 也 雞 奴 何 瘦 疲 也 切 音
切 音 也 雞 奴 何 瘦 疲 也 切 音